

册页晚(外二篇)

雪小禅

册页,多么空灵的两个字。读出来有氤氲香气。似本来讷言女子,端坐银盆内,忽然张嘴唱了昆曲,她梳了麻花辫子,着了旗袍,她素白白的眼神,有着人世间的好的。在她心里,一定有册页,她一页页过着,每一页都风华绝代。

车前子有书《册页晚》,这三个字放在一起更美,是天地动容,大珠小珠落玉盘。魏晋之风了。一个晚字,多么寂寥刻骨。人至中年,所有调子全轻了下来,喜欢守着一堆古书、几方闲章、几张宣纸、一方墨过日子了;MP4里放着的是老戏,钢丝录音的效果裹云夹雪,远离了圆滑世故,是一个人仰着头听槐花落、低着头闻桂花香了。

闲看古画,那些册页真端丽啊。八大山人画荷,每张都孤寂,又画植物,那些南瓜、柿、葡萄、莼菜……让人心里觉得可亲,像私藏起来的小恋人,总想偷吻一口。

册页是闺中少女。有羞涩端倪。不挂于堂前,亦不华丽丽地摆出来。它等待那千古知己。来了,哦,是他了!不早不晚,就是这一个人。

那千年不遇的机缘!册页,深藏于花红柳绿之后,以暗淡低温的样子有了私自的气息。

多好啊。最好的最私密的东西都应这样小众。

去友家品册页。

极喜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真味。那书法之美,不在放纵在收敛,那起落之间,似生还熟,有些笨才好,有些老才好,有迟钝更好,最好的书家应该下笔忘形、忘言,浑然天成。

他打开册页刹那我便倾颓。

那时光被硬生生撕开了。似京胡《夜深沉》最高处,逼仄得几乎要落泪。

行书。柳宗元《永州八记》。

仿佛看见柳宗元穿了长袍在游走,他放歌永州,他种植、读书、吟叹……那册页被墨激活了,每一页都完美到崩溃。我刹那间理解李世民要《兰亭序》殉葬,吴洪裕只想死后一把烧了《富春山居图》,他们爱它们胜过光阴、爱情、瓦舍、华服、美妾……它们融入了自己的魂灵于《兰亭序》和《富春山居图》。

那自暴自弃有时充满了快意。

屋内放着管平湖的古琴声。茶是老白茶。屋顶用一片片木头拼接,像森林,老藤椅上有麻披肩。黄昏的余晖打在册页上。

要开灯么?

哦,不要。

这暗淡刚刚好。

这水滞墨染,这桃花纷纷然,这风声断、雨声乱,这杜鹃啼血。车前子说得对,册页晚。

看册页,得有一颗老心。被生活摧残过,枯枝满地、七零八落了。但春又来,生死枯萎之后,枯木逢春。那些出家的僧人,八大、浙江、石涛……他们曾在雨夜古寺有怎样的心境?曾写下、画下多少一生残山剩水的册页?

在翻看他们的册页。看似波澜不惊,内心银瓶乍裂——他们的内心都曾那么孤苦无援,只有古寺的冷雨知道吧?只有庭前落花记得吧?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那册页,有金粉寂寞,簌簌而落,过了千年,仍闻得见寂寞。

他们把那些寂寞装订成册,待千年之后遇见知音把玩,也感慨,也落泪,也在纸墨之间看到悲欢、喜悦、落花、流水、光阴碎片。同时闻

到深山古寺流水声、鸟语、花香,那古树下着长衫的古人面前一盘棋,我只愿是他手上那缕风,或者,棋上一粒子。足矣。

那泛黄的册页,被多少人视为亲人?徐渭的册页让人心疼。那些花卉是在爱着谁呀?疯了似的。没有节制地狂笑着,它们不管不顾了,它们和徐渭一样,有着滚烫的心,捧在手里,然后痴心地说:你吃,你吃呀。

本不喜牡丹。牡丹富贵、壮丽,一身俗骨。怎么画怎么写都难逃。众人去洛阳看牡丹,我养瘦梅与残荷,满屋子的清气。

但徐渭的牡丹会哭呀。那黑牡丹,一片片肃杀地开,失了心,失了疯,全是狂热与激荡,亦有狠意的缠绵——爱比死更冷吧,他杀了他的妻。痛快淋漓。失了疯的人,笔下的牡丹全疯了,哪还有富贵?

金农的册页里,总有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人心里有暖,笔下才有暖。金农的哑妻是他的灵芝仙草,点染了他册页中的暖意。哦,他写的——忽有斯人可想。这句真是让人销魂,金农,你在想谁?谁知!

谁知!

这是黄庭坚在《山谷集》卷二十八《题杨凝式书》中夸杨凝式的——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此时,正听王珮瑜《乌盆记》,那嗓音真宽真厚,那京胡之声便是乌丝栏,约束着余派的声音,停顿之处,全是中国水墨画的留白。谁知白露写下册页晚?谁知晚来风急心平淡?

看册页要在中年后。

太早了哪懂人间这五味杂陈的意味,看晚了则失了心境。

中年看册页像品白露茶。

春茶苦,夏茶涩,及至白露茶,温润厚实,像看米芾的字,每一个字都不着风流,却又尽得风流。风樯阵马,每一朵落花他全看到此中真意,每下一笔,全有米芾的灵异。

翻看册页的秋天,白露已过,近中秋了。穿过九区去沃尔玛,人头攒动的人们挑选着水果、蔬菜,这是生活的册页,每一页都生动异

常,每个人脸上表情都那般生动;身上衣、篮里菜,瓜菜米香里,日子泛着光泽,这生活册页更加可亲,一页页翻下去,全是人世间悲欣交集、五味杂陈。

走在新开路,总以为是那个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人,灯火阑珊处,猛一回头,看见斑驳的光影中,早已花枝春满。

在那一页写满我姓氏的册页里,我看到蒜白葱绿、红瘦黄肥,看到人情万物、雪夜踏歌,亦听到孤寂烟雨、禅园听雪,而我在一隅,忽有斯人可想,可怀。

此生,足矣。

归去来辞

午后。观黄庭坚《花香熏人帖》。这两句真好:花香熏人乱禅定,心情其实过中年。

彼时,七月半。鬼节刚过,沏了龙井茶和阿里山高山茶,给残荷洗尘,又洗了绿萝,窗外蝉鸣叫,但热烈减了很多,有了远意,阳光有了秋意,泛金属光泽。

我隐居于故乡小城。黄庭坚说得真好,心情其实过中年。我已是,中年后。人到中年,节奏慢下来,朋友在楼顶种花,梁姐花钱包了一分地,自己种园子,她每天早晨去种园子,中午回来时,采摘了黄瓜、西红柿、豆角、南瓜、玉米……还有月季花。她晒得黝黑。那些蔬菜没有农药,她自种自采,复返得自然。

苏东坡最慕陶渊明,其实也许本没有桃花源。桃花源在心里,归去来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心灵的归来更重要。

闲时,我与韩姐聊天。看她做十字绣,有时我们包饺子,她包的饺子真好看,像小鸽子一样,也好吃——把木耳、韭菜、粉条、鸡蛋、茴香籽拌在一起,聊着天,说些家长里短,她说霸州比阳泉热太多了,又说阳泉的面好吃……她笑起来像个孩子。

我偶尔与父母发呆。父亲依然不闲着,或者如木匠一样做一些小物件,或挂在淘宝上买

手卷

东西,他仍然研究宇宙,对世事不关心。母亲打麻将,热心帮助别人。院子里的晚饭花和马齿苋开得正旺。母亲说这里就要拆迁了,要赔两套楼房。她难过得很,住了一辈子这个院落,实在不要搬到楼房去住。何况还有猫。

猫更肥了。是侄女的最爱。她把猫养大,给它喂食、洗澡,和猫聊天。侄女已经从兰州大学毕业,备战研究生。仍然朴素得像个未谙世事的孩子。倔强、直率、纯粹。简直像五十年代的女子,保持难得的干净和天真。仍然是如我一样个子瘦高,一米七三,谈了两次恋爱,未果。她倒不急,只催着爷爷奶奶去办护照,她要带他们去游遍全世界。有一天她极郑重和我说:有一天猫死了,我便不活了。

侄女偷了我妈买的虾给猫吃,猫吃得极肥。我的母亲便责怪侄女,侄女便嘿嘿地笑——每次回家,父亲、母亲、侄女、猫,相依为命地活着,恬淡知足,只是粗茶淡饭,却有惊天动地的满足。侄女生日,父亲给她发短信:爷爷奶奶及猫祝贺。有一天侄女和我说:姑姑,我可怕爷爷奶奶死了……我没有说话,给她梳着长发,她的长发到腰际了,又黑又密又长。她说要养得和娇娇一样长。娇娇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快结婚了。

侄女说要离开霸州:越远越好。她的朋友全在北上广。我想告诉她,我年轻时也是这么想的,但年纪越长越想回到家乡,守着故土和爹娘,无论走得再远。

但我没说,因为我知道,小鸟儿要先飞出去再飞回来,那是她的生命历程,不可或缺的欢喜和疼痛。

《圣经·传道书》中说: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虚空之前,我们要捕风,要追风。及至倦了,及至中年后,归去来辞,辞了那些光阴,然后颌首,向命运臣服,繁华、富贵、寂寥……该去的总会要去。

这是每个人的归去来兮辞。

隐于小城而终老,这是我的归去来辞。

人到一定年龄,是往回收的。收到最后,三两知己、一杯浅茶、一段老戏,或许再养条狗儿、猫儿,就着那中国的水墨,把生活活成自己的生活样。而这中国书法或绘画最好是手卷,那私密性极高的手卷。

多美啊!手卷!

中国式的大美,沉稳、安定、老到,散发出低暗无声的光芒。

高不过三十厘米,长度是任意的,十米、二十米,那里面,写满了一个人的心思,画满了一个人的心情……也许因为过长了,那舒展的意味更让人欢喜了。

最撩人心处便是一边打开一边卷起,最好是落雨的夜晚,一个人。哦,或者两个人吧。已经知己到不能再知己了,他们双双站立在迷幻的灯前,烛影正好,此时,他一寸寸打开手卷,像一寸寸打开她……都舍不得看了。连呼吸都停了,是一坨一坨的了。

他们不敢惊动了手卷,那里面藏着浮生六世的好。

他手持手卷的样子可真好。

那么娴熟地打开着手卷——只给她看。有些东西只能给一个人看。那是她们之间的孤意与深情。

那手卷,是被怜惜的处子,小心打开每一寸时,都有浓艳得化不开的情绪。

去友家,众人喧哗。欣赏着斗方、条屏甚至册页。

及至酒后,众人失散了。

她忽然小声对我说:你慢走一步。

我留下,与她饮茶。

女书家一般难逃小女儿态,但她有中性之姿,抽烟,盘腿,汉服,举手投足间,是汉人风范。

先喝白茶,又红茶,最后一泡是太平猴魁。

茶亦醉人。

她起身,去紫檀箱子中取东西。

是手卷。

“不给他们看。”她忽然露出小女儿态。

那手卷,是她用心写了的。

她抄写经卷《金刚经》《心经》《地藏菩萨本愿经》。

那一字字,全是一脉天真。人书俱老好,但人至中年有天真气亦好。

“写了十天才写完。”

那是多美多安静的十天呢。

她净了手,铺了陈宣,染了旧墨,一字字写。连佛教音乐和风的声音都写上了。那手卷里,有一个人的沉静似水,有孤意,有枯瘦,有欢喜。看多了这样的手卷,会多了些宽放的东西。一个女子,经过时光淬炼,对人事、万物有了审视与判断。她闻得到纸上的竹香、字里的孤独。她在一个人看手卷时有了自我的肯定与满足。

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宁可老死在其中,不能说,一说就破。因为有些方物,本身就有来路不明的美。

见过一卷残破手卷。被火烧过了,那残缺更添加了它的丰泽与骨感。纸张十分薄脆了,仿佛不堪一击,却与我魂魄相连。

有时觉得,那人生何尝不是手卷?一寸寸打开,不知未来。当身体的残山剩水和命挣扎时,其实已经看到了未来。

病人膏肓的Z,每天输血、输液。瘦弱到连说话都是艰难。因耻骨长了肿瘤,坐不了,亦躺不了,只能斜斜坐着,连眼神都是微弱的。

为她煲汤。马小强从青海带来的牦牛肉,放了枸杞、红枣、萝卜、核桃仁、薏米、小麦……她喝不了两口,便用力咳了起来,那纸杯里,是一口口的血。

她亦落泪——落泪亦费力,那眼泪似没有温度了。我与马小强几乎不当她面落泪,在走廊里放声号啕。

这人生的手卷已到了头。Z的眼神中,全是不舍——很多的时候,人生尽是不甘,那不甘里,有孤傲亦有认命。

临中秋了,超市里人头攒动。我买了水果

和蔬菜往回走。Z问我,雪,你变了,你不再从前那种一意孤行的生活了么?

我与Z说起了祖母,她们并不识字,一生幸福、安宁,寿终正寝。在每个春天来的时候,把榆钱夹到面里做成好吃的面食吃。

而萧红、张爱玲那样凄苦的人生于艺术是难得,于生活而言,是深不可测的悲凉。

我不要。

人至中年,我展开自己的手卷,愿意平淡富足,每一天都平淡似水,每一天都刻骨铭心。

管道局医院的太阳仿佛有重量,砸在Z的头上——她那么要强的人,已经多日不洗发,一件男士衬衣披在肩上,我坐在台阶上陪她晒太阳。说一些高兴的事。

M在结婚之前,我多次反对她结婚。她结婚之后,我又反对她生孩子,说她不适合做母亲。她做了母亲之后,我说,再生两个孩子吧,一辈子有三个孩子是幸福的。她开始穿裙子,母性之光蔓延得到处都是。在M自己的手卷上,开始的狂野、放纵、任性变得湿润、澄澈、明了、从容。“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早悟兰因……”蓦地里想起《锁麟囊》中这句戏词,恰是收稍。

中秋去看姑姑。她拿出爷爷的书法赠予我。姑姑六十岁,瘦,身体不好。她还喜欢弹钢琴,穿漂亮衣服。她趴下,拉开柜子最后一个抽屉。在抽屉的最里面,她拿出了一幅书法作品。

那是爷爷唯一留世的书法。他本来不想留一个字,是父亲执意裱起来,爷爷去世前给了姑姑,只说,“留个念想”。

我家原本姓刘不姓王。祖籍山东济南。爷爷几岁时随母亲改嫁到霸州王家,遂姓王。这是我中年后才知晓的。只觉得隆重。

姑姑送我出来时落了泪。她是舍不得爷爷的这书法作品。她自然不懂书法,却想着这是父亲留给她的念想。

我在深秋的夜晚打开。

“华夏有天皆丽日,神州无处不春风。”这是爷爷唯一留世的书法作品。他写了一生,并

无知己,沉浸在自我世界中,从不想自拔。

我忽然想落泪,又觉得眼泪多余。在爷爷一生的手卷中,尽是孤独。他无一个朋友,也不要。每日只是写字,字是他唯一情人。那延伸在血脉中的孤寂,早已蔓延给他孙女。

爷爷去世时八十。只对母亲说:我今日不吃饭了,不舒服。第二日,溘然长逝。我对这种离世方式,充满羡慕与向往。

老子说,知其黑守其白。人生手卷参差太多,涂涂抹抹亦多,山河岁月中,都寻找着圆满,却在支离破碎中找到花枝。

是夜,打开友送我的手卷。上面是一笔一画的《心经》,胡兰成有书《心经随喜》,随喜二字好。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不生不灭。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这卷手卷,我看至天明。

责任编辑 王秀云

长江流过奉节(外一首) 刘 勇

长江流过奉节

唐诗宋词的影子

温暖着打开冬天

在奉节。长江拉动汹涌的背景

船工们擦亮竹枝

川江号子

记忆的暗礁裸露温暖的乡音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险滩之上,纤夫们背负着阳光
的花朵

如一粒粒山歌的春符

长江穿过三峡

在奉节。托孤的遗诗如烟散淡

渐行渐远的三峡之水

一面童年重庆的镜子

一个诗歌中醒来的孩子

在期待和传说的边缘

纯净了两岸的声音

长江敲动三峡

在奉节。门仿佛少女的翅膀

没有夜晚可以熄灭

三峡播种诗意的句子

照亮 天下地上的眼睛

长江流过奉节

一路捎带重庆两岸的声音

捎带巴人土生土长的血液

在奉节。炊烟缭绕时隐时现

的故事

每一朵温情跳跃的浪花

都是白帝城边长出的汉字

记录天坑里阳光堆积的唐朝

古镇龚滩

翻开扉页,秦风汉月

那些辞赋中散漫的馨香

从龚滩古旧的巷子深处

一点点驿动我的心情

谁都能听见往事的声音

在老房子影影绰绰的窗花下

乌江唱着歌。河流两岸的

工地。播种血液的翅膀

乌江岸边背沙的少女

诵读着古意缭绕的家。还有

她的母亲

只为一个崭新的愿望

点点滴滴地积蓄着劳动的美丽

唐宗以降,谁还会用芬芳的心跳

牵挂一朵花,诗意深处流浪的

暮春的空气,一样散淡的灵魂

船启航了。吊脚楼上倚窗的

顾盼

与船上的缱绻。一如两片沉

默的叶子

撩拨着清澈的水意

龚滩岸边

袅曼的阳光依然和着柔美的

沙画

温暖一只飞过头顶的水鸟的

孤独

追寻着白色鹭鹭

那婉约而清纯的

从老街吊脚楼中走出的月亮

羞涩地吐露了春夜的消息

责任编辑 丁莉娅